



阿彩
著

凤凰错

① 宁弃天下换卿心

① Cu

『东方宁心？你就是皇兄不要的那个丑女？』
雪天傲身材修长，五官俊美，眼神冰冷，
即使在大婚之日依旧是一身黑袍，显得冷酷无情。

悦读纪
ENJOY READING ERA
女性阅读专业出版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凤凰错^上

① 宁弃天下换卿心

Fei Huang
Cuo



青島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凤凰错. 1, 宁弃天下换卿心 / 阿彩著. — 青岛 :
青岛出版社, 2016. 5

ISBN 978-7-5552-3640-5

I. ①凤… II. ①阿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39186号

书 名 凤凰错. 1, 宁弃天下换卿心
著 者 阿 彩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那 耘
选题策划 戚兆磊
封面设计 小 贾
版式设计 孙顾芳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出版日期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印 张 30
字 数 428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640-5
定 价 59.80元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 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① 宁弃天下换卿心
Cao

凤凰错

- 第一章 试问女子的容颜有多值钱 / 1
- 第二章 一曲《情心》伤了谁的心 / 11
- 第三章 赢了公主 / 21
- 第四章 死里逃生 / 33
- 第五章 祝你永不识后悔的滋味 / 44
- 第六章 落水重生 / 53
- 第七章 惊才绝艳的墨家大小姐 / 64
- 第八章 惟愿终生不嫁 / 75
- 第九章 你是我的劫 / 87
- 第十章 于人群中一眼看到你 / 97
- 第十一章 再见换了倾城容颜 / 106
- 第十二章 我想收你为徒 / 117
- 第十三章 说对不起有什么用 / 128
- 第十四章 不会有人来救 / 138
- 第十五章 你比天下更重要 / 148
- 第十六章 为守护你而来 / 160
- 第十七章 一阁二城三府四方 / 175
- 第十八章 愿意再信一次 / 188
- 第十九章 名动针塔 / 198
- 第二十章 光芒四射夺头名 / 209



宁弃天下换卿心

凤凰错

- 第二十一章 莫欺少年穷 / 221
- 第二十二章 为你穿上嫁衣 / 229
- 第二十三章 天之骄子雪天傲 / 245
- 第二十四章 为你撑起一片天 / 255
- 第二十五章 争夺家主之位 / 264
- 第二十六章 我不等你了 / 281
- 第二十七章 梦皇现世 / 290
- 第二十八章 逆天的代价 / 300
- 第二十九章 我们能创造奇迹 / 312
- 第三十章 这一次宁共死 / 325
- 第三十一章 养了个孩子 / 338
- 第三十二章 坑死人不偿命 / 349
- 第三十三章 优雅的浑蛋 / 355
- 第三十四章 明知是陷阱 / 368
- 第三十五章 怎么能不爱你 / 377
- 第三十六章 明明动了心 / 388
- 第三十七章 我的男人不容染指 / 402
- 第三十八章 分别是为了再见 / 414
- 第三十九章 神者血脉的弊端 / 437
- 第四十章 终会再相逢 / 449
- 番外 雪天傲 / 470



FENG HUANG CUO

第一章

试问女子的容颜有多值钱

夕阳西下，漫天的火烧云染得天空红彤彤的。橘红色的霞辉洒在天耀王朝雪亲王府的每一个角落，把这座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府邸映得瑰丽壮观、唯美如画。

此时，雪亲王府的喜房比外面更红、更美。东方宁心穿着一身大红的嫁衣，端坐于喜房之中。

今天是她大婚的日子，可是她却感觉不到丝毫的喜悦与期待，有的只是浓浓的不安，因为这场婚礼注定了不被期待，她这个新娘注定了不受欢迎，而她的命运，也注定了被人同情。

喜房大得空旷，却因寂静而陡增几分悲凉。如若不是屋内喜庆、考究、奢华的布置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这里是一间灵堂。

喜帕遮掩了容颜，无人看见她的表情，只见她静静地端坐，和木偶没什么区别——同样的身不由己，同样的任人摆布。

“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，东方府长女东方宁心温婉贤淑、才德兼备，赐婚于雪亲王雪天傲；次女东方凡心聪颖灵慧、端庄文雅，钦封为耀文皇后。”

一旨二嫁，东方相府的两女一嫁皇、一嫁王，一为后、一为妃。这是滔天的荣宠，东方府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，可又有谁知道她的心酸、她的痛苦、她的难堪、她的悲伤……

东方宁心，东方相府嫡出的大小姐，本是先皇钦定的天耀国未来的皇后，却因为毁了半边脸而被皇上拒婚。雪上加霜的是，皇上还下旨将她许给那个与皇上不对盘的男人。

东方宁心的脸毁在一场大火中，那场无名大火不仅烧死了她的母亲，亦焚毁了她的一生。

试问女子的容颜能有多值钱？以前她不知道，因为母亲只告诉过她，才能与品性才是最重要的，“女子无才便是德”这句话，只是男子害怕女子比男子强，而用来禁锢女子求学的枷锁。待到容颜尽毁后，她才明白一副好面孔究竟有多大价值。

没有迎亲的队伍，也没有十里红装，她孤零零地从皇城远嫁到千里之外的雪亲王府，没有人祝福，亦没有人期待。从头到尾，新郎都不曾露面，可以想象她的婚姻将是何等不堪，

那个娶她的男子将会如何待她。

这世间没有哪个男子被迫娶了自己兄长不要的女人为妻，还能毫无芥蒂地接受。更不用说这个女人还是出了名的丑陋。

世间男子皆爱美人，更不用说那风华绝代、权倾朝野的雪亲王了。骄傲如他，尊贵如他，会如何对待她呢？是让她直接变成一具冰冷的尸体，还是让她一辈子都生不如死？

静坐在新房里，东方宁心静静地等待着那个决定她命运的男子的到来。如果不是为了母亲的遗愿，她宁可懦弱地死去，也不愿嫁入这令人压抑的雪亲王府。

就在此时，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传来沉稳有力的脚步声，有人从外面走了进来。

“王爷。”喜婆与丫鬟恭敬地说，声音里带着几分惶恐。

“退下。”冷酷的声音里听不出丝毫喜悦。东方宁心暗暗叫苦，看来这男人是相当不满意这桩婚事了。

“东方宁心？你就是皇兄不要的那个丑女？”雪天傲身材修长、五官俊美、眼神冰冷，即使在大婚之日依旧是一身黑袍，显得冷酷无情。

丑女！多么讽刺的字眼，可这却是不容忽视的事实。

隔着喜帕，东方宁心看不到雪天傲的神情，却能从他的话中听出怒意。她暗暗压下心中的不安，抬起头道：“是的，王爷，妾身正是东方宁心。”她知道雪天傲看不到，她也知道自己的脸很丑，可她仍旧昂着头——这是她仅存的骄傲。

“很好，本王倒要看看，皇兄究竟给本王塞了一个多丑的女人！”说罢，雪天傲用力扯落喜帕。东方宁心只觉得头皮一痛，头上的珠钗散落一地，而她也在这股力道带倒在地。

东方宁心狼狈地趴在地上，还未站起来，雪天傲的脚就踩在她的背上，力道大得让她无法反抗。

“抬起头来，看着本王。”冰冷的声音从东方宁心的头顶响起。

“王爷……”东方宁心强忍着耻辱，缓缓抬头。

面前的男子逆光而立，冷硬的五官、凌厉的气势，明明身形并不魁梧，却能将满室的光华敛住，使得东方宁心的眼中除了他之外再无一物。

东方宁心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男子，只需一眼，就再也移不开视线。

这个男人高贵又冷漠、迷人又危险，浑身都散发出生人勿近的气息，可偏偏站在灯光下的他，背后好似有圣光萦绕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，想要被他看上一眼。

“丑女。”当东方宁心的容颜落入雪天傲的视线，他只是平静地说出这两个字，不带丝毫感情，只是纯粹而客观地评价——丑。

“王爷说得是，我确实貌丑。”东方宁心一怔，猛地收回视线，同时用发丝遮住自己的半张丑脸。

“你倒是有自知之明。凭你的长相，实在不配做本王的王妃。”雪天傲一脸冷漠地说，根本不在意这句话有多么伤人——他雪天傲需要在乎一个女人的想法吗？

“王爷，容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”东方宁心抬头看着雪天傲，眼中含着泪。

“就凭这张脸，让本王怎么把你带出去？”雪天傲的脚从东方宁心的背上移至下颌，脚尖抵在她半毁的脸上，“丑成这样，本王看到你就想吐。与你这样的女子同床，本王怕做噩梦！”

“吓到王爷，是宁心的不是。”东方宁心仰起头，不肯让眼泪落下，“恳请王爷休书一封，宁心甘愿就此离去。”既然娘亲要她活着，她就会努力地活下去，再难也会活下去。

“休了你？你是皇上钦定的雪亲王妃，本王岂敢休了你？”皇上把东方宁心指给他，就是为了羞辱他。他无意与皇上相争，虽然不会休了她，但并不表示他会接受这个女人。

“这都是宁心的错，请王爷责罚。”她东方宁心就不该活下来！娘亲也不该牺牲自己来救她！东方宁心眼眶泛红，却倔强地咬着唇，不肯在雪天傲面前哭。落泪又如何？她的眼泪换不来雪天傲的怜惜，在他面前哭泣只是自取其辱。

“倒是个识时务的，既然如此，本王就不与你计较了。”雪天傲蹲下，捏住她的下巴，让她清楚地看到他眼中的嫌恶，“你真的很丑，本王连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！”

“王爷……”雪天傲乃是习武之人，这轻轻一捏就让她痛得要命，可她却连动也不敢动。

“你的脸让本王倒尽胃口，凭你的长相，只配待在马厩里。”话落，雪天傲毫不留情地将东方宁心甩开。

砰！东方宁心的额头撞在床角，头破血流，本就不美的脸更显狰狞。

东方宁心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：“王爷……”话刚说到一半，便看到雪天傲眼中毫不掩饰的嫌弃，东方宁心明白他的话不容更改，哪怕自己跪下求他也不行。

“好一个只配待在马厩！”摸着带血的左颊，东方宁心含泪大笑，“哈哈哈……”

“怎么？不满意吗？”雪天傲冷眸微挑，眼中没有丝毫怜惜。

“宁心不敢。”东方宁心垂眉敛目，任由血水和着泪水往下掉，额头很痛，心却更痛。她想不到这个男人会让她的尊严与牲口为伍。这样折辱她的骄傲，叫她如何承受、如何满意？

“来人！”雪天傲的声音再度响起，门外的护卫应声而至：“王爷。”

“本王的爱妃要去马厩，还不快送王妃过去。”雪天傲冷眼斜睨东方宁心，丝毫不将她看在眼里。这天下，没有谁能侮辱了他雪天傲而不付出代价。

“是！”护卫对雪天傲唯命是从，对东方宁心恭敬却冷漠地说：“王妃，请——”

东方宁心再次望向雪天傲，用眼神祈求他不要这么折辱她，可是雪天傲的眼中只有厌恶与嫌弃。

对于雪天傲来说，东方宁心是他不得不娶的人，他娶了不代表就得善待。娶，不过是做给皇兄看，做给天下人看。

“带路吧。”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只好认命地活下去。东方宁心穿着自己亲手缝制的嫁衣，一步一步，满是屈辱地走出了本该属于她的新房。

从新房到马厩的路不近，一路上遇到不少下人、听到不少闲言碎语。王府上下没人把东方宁心这个王妃看在眼里，也没人给她应得的尊重。东方宁心自嘲地一笑，对这些置若罔

闻，强忍着身体的不适从容而行——她是东方宁心，她绝对不能倒下。

“王妃，到了。”护卫十分冷漠地指了指带着臭味的马厩。

“多谢两位大哥。”即使狼狈至此，即使落魄至此，东方宁心依旧落落大方，表现出了东方家大小姐的涵养。这样的人，当年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而被先帝看上，都不得不说值得。

“王妃，请——”两个护卫没想到东方宁心落到如此不堪的境地，还有这样的气度，面上闪过一丝尴尬。

“好。”东方宁心在众人的注视下，强忍着内心的屈辱与恐惧，看似大方实则艰难地踏入臭气熏天的马厩。为免惊扰里面的战马，她小心翼翼地走着，挑了个离马最远的角落坐下。

心里怕得不行，头上的伤越发疼痛，她其实很想大声尖叫、很想抱紧身体蜷缩在角落里，可内心的骄傲让她即使处于半昏迷状态，也不肯在人前显露一丝怯懦与无助。她从容地坐在那里，咬紧牙关忍受着内心的煎熬和身上的痛楚。

两名护卫和围观的下人看到这一幕，全都不由自主地收起了脸上的轻视与嘲讽，看向东方宁心的眼中多了一分敬重。

众人等了许久，也不见东方宁心吓得大哭大叫，只得无趣地离开。至于东方宁心额头上的伤口，自然是再次被人忽视了。

夜更深，露更重，温度越发低了。东方宁心扯紧身上中看不中用的嫁衣，却依然冷得瑟瑟发抖。

“娘，宁心好冷，宁心好怕……”东方宁心抱紧自己，把脸埋在膝间，心里真的很害怕。在东方府时，她虽然因为容颜尽毁而不受宠，可是凭着先帝之命，她从来没受过这样的羞辱，也从来不曾冻着、饿着。

“娘，宁心做错了什么？”冷风刺骨，东方宁心想道：自己这么苟且活着到底值不值得？自己是不是应该随娘亲一同葬身于那场大火之中？可是一想到娘亲牺牲了自己才救她出来，她就抹杀了轻生的念头——她的命是娘用生命换来的，她不可以死。

于是，在众人怜悯与耻笑的眼神中，她努力地活了下来，过得虽然不舒服，却能够接受。她用大婚那天所戴的饰物换了一些廉价的衣裳、被褥和药物。在马厩里住了半个月，她额头上的伤好了，只是留下了淡淡的疤痕。不过她本来就是丑女，再添一道伤疤也没什么。

在这半个月里，雪亲王府的人除了辱骂她外，鲜少有人看她一眼，雪天傲更是完全不记得府里还有她这个人了。可是没有雪天傲的命令，没人敢让她搬到别的地方，她只能住在破烂的马厩里，夜里就在稻草堆里睡觉，白天也只能与马为伴。以前她一直以为在相府被人漠视的日子是最难熬的，嫁到雪亲王府之后才明白相府的生活多么幸福。

“王妃，你怎么又在喂马，还是让小的来吧。”

“薛大叔，快别叫我王妃了，你这是寒碜我呢。”东方宁心虽然处境窘迫却笑容灿烂地说，毫不在乎自己原本白嫩的双手因为照顾马匹而日益粗糙、布满裂口。

薛大叔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，他是个爱马之人，管了一辈子的马。这些日子，他对东方宁心颇为照顾，一日三餐都是他给东方宁心带来的。

“王妃，你别难过，王爷一时处在气头上，你也明白，这事皇上做得太……”薛大叔不敢说皇上的坏话。

“薛大叔，我不怪任何人。”其实在这件事情里她是最无辜的，她只是一个被皇权与命运戏弄的女子，何罪之有？东方宁心轻轻一笑，想到那个冷酷的男人，心里一片苦涩——连父亲都不护她、不疼她，她又怎能奢望一个陌生男人给她关怀与爱护？何况她还这么丑……

东方宁心无言地望着蓝天，今天是冬日里难得一见的好天气，期望她的命运也可以像这天气一样，就此好转。其实她的心底依旧有着小小的奢望，奢望能有人看到她的好、抚慰她的伤。这个奢望一直藏在心底，越是疲惫痛苦的时候，越是渴望这个人能够出现。

眨眼间又过了一个月，冬去春来，东方宁心也从马厩搬到了薛大叔家。薛大叔家里还有个薛大娘，东方宁心住进去也没什么不方便的。

对于东方宁心从马厩搬出去，王府的人也是睁一只眼、闭一只眼。毕竟东方宁心的身份还是雪亲王妃，而她本人真的很好，让人不得不喜欢。

至于东方宁心的好，这事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。当时老管家的孙子得了重病，眼看就要不行了，正在大夫束手无策之时，东方宁心却说她会医术，让她看看。当时老管家纯粹是死马当成活马医，可没想到一众名医都奈何不了的怪病，到了东方宁心手上，两下就搞定了。

而这次小试身手，也让众人看到了东方宁心优秀的一面，于是谁有个头疼脑热都来找东方宁心。东方宁心从不拒绝，对谁都客气有礼，而且还不收钱。所谓拿人手短、吃人嘴短，次数多了，王府的下人就是脸皮再厚也无法对她恶言相向。于是东方宁心以自己的能力，为自己赢得了下人的认可和尊重。

有了管家的照应和下人的帮助，她在王府的生活越发舒适起来。现在，东方宁心走在王府里，经常会听到下人热情地和她打招呼。之前他们一直都叫她王妃，可见她实在是厉害这两个字，所以大家叫她“宁心姑娘”。

雪亲王府的下人能把她当成正常人看待，东方宁心面上不显，心里却很高兴。自从毁容之后，她再也没有感受到亲情和友情。她东方宁心虽然毁了容，可骨子里仍旧是骄傲的。她不认为自己的脸毁了就比人矮一截，所以无法接受别人异样的眼神，哪怕是同情。

东方宁心觉得现在这种生活很好，平静而安宁，不用为生计所困，亦不用活在他人的指点点之下。可是这样的日子能有多长呢？东方宁心看着蓝天白云，想着那个新婚之后便离开了雪亲王府的男人：这种生活，是那个男人默许的吗？

“宁心姑娘，王爷回来了！”老管家焦急地跑到东方宁心面前，抓起她的手就说，“快跟我走！”

东方宁心用力甩开老管家的手，竭力保持着笑容：“王爷回来了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他找我吗？”

“宁心姑娘，王爷中毒了，等着你去救呢。”老管家拉着她朝雪天傲的院子跑去。

“管家，你把王妃找来干吗？”房门口，一黑衣劲装的男子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

“对不起，我不该来这里。”东方宁心想起自己被雪天傲送进马厩的事，转身就走，可是管家却用力拉住了她。

“石护卫，宁心姑娘的医术很好，你让她试试，救王爷要紧。”

“王妃，你会医术？”挡在门口的男子叫石虎，是雪天傲的贴身护卫，虽然口称“王妃”，却并没有把东方宁心当成王妃看待。

东方宁心苦笑道：“我的母亲是天耀赫赫有名的才女，琴棋书画、岐黄之术无一不通，我是由母亲一手养大的，会些医术也不足为奇。”

东方宁心的苦涩也许只有她自己明白，如果不是受相貌所累，她应该也会和母亲一样，成为名动天下的大才女。

“我居然忘了，王妃的母亲可是一个传奇女子，如此……”石虎有些为难，对于这个王妃，王爷十分厌恶，可是王爷的毒……

唉，不管了，救人要紧。

“王妃，请！”石虎推开房门，让东方宁心进去。

东方宁心叹了口气，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，她也不希望雪天傲就这么死了。有雪天傲在，她在外人眼中至少还是雪亲王妃，雪天傲要是死了，她就什么都不是了，到时候会落到什么境地，她自己也无法预知。而且，如果她医好了雪天傲，看在救命之恩的分上，雪天傲应该会让她在雪亲王府安度晚年吧？

东方宁心想得很好，可惜事情不会这么简单！

东方宁心在石虎的带领下，径直来到雪天傲的床前。看到雪天傲脸色发黑、躺在床上不动，东方宁心莫名地想笑：这算不算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？

“王妃，现在不是发呆的时候。你要是解了王爷的毒，在王府的地位就会大不相同；若你救不了王爷，也该明白会有什么下场。”看着站在床前发呆的东方宁心，石虎十分怀疑她的医术，不得不提醒。

“我明白。”东方宁心一脸凝重地点头，再不敢有半丝窃喜。她和雪天傲是不同的，哪怕雪天傲身中剧毒、昏迷不醒，也不是她能取笑的对象。

东方宁心的医术算不得多高明。她虽然学医数十载，可缺少实践，面对雪天傲的毒，她真不知该怎么开药。当然，东方宁心也没有开药的打算，她真正高明的是一手金针术。她的金针之术尽得她娘的真传，并且在自己身上试验过无数次，效果极佳。

东方宁心确定了雪天傲所中之毒后，每天用金针将他身上的毒逼至双腿，打算先把人救醒，再慢慢研究解毒之术。

每次用金针刺穴时，东方宁心都以不得打扰为由将石虎打发出去，而石虎也十分配合。一连六天，对着安静且没有杀伤力的雪天傲，东方宁心的心情极好，偶尔还会戳戳他的俊脸。如果不出意外，第七天雪天傲就会醒来，也就是说，明天过后，她就再也不能随意捏他

的脸了。

“真是可惜，”手指轻戳雪天傲的脸，东方宁心一脸惋惜地说，“以后就没办法像现在这样欺负你了。”

看着雪天傲完美无瑕的脸，她忽然有些嫉妒：“雪天傲，如果我趁机将你的脸毁了，你说会怎样？”

可惜她是典型的有贼心没贼胆，只是戳了戳他的脸，确定他没事后，就离开了房间。

“王妃。”石虎如同门神一般守在门口，看到东方宁心出来，立刻便往里走，丝毫没将她当回事。

东方宁心毫不放在心上，想来也是，雪亲王府有谁因为王妃这个身份而尊重过她？

而就在东方宁心离去时，原本还要再等一天才能醒来的雪天傲居然醒了。

“查得如何？”雪天傲的眼中满是杀意——这世间居然有人敢对他下毒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当然，那个趁他昏迷不醒而捏他的脸的女人，也是嫌命长了！

“回王爷的话，是皇上的人。”石虎的声音有些迟疑，毕竟被自己的兄长下毒，着实有些伤人。原本让王爷娶东方宁心已是过分，现在居然还对王爷下毒！

“解药在哪里？”不需要石虎说，从东方宁心的自言自语中，他就知道自己身上的毒并没有解，只是被逼至腿上。

“药谷，天池老人。”石虎说完，便低下了头。他查了解药在哪里却没有拿回来，可见天池老人不简单。

果然，雪天傲没有说什么，只道：“东方宁心是怎么回事？她的医术是跟谁学的？”

那个女人居然会医术，而且竟敢捏他的脸，简直是找死！不过，看在她救了他的分上，雪天傲不介意放她一马。

“王妃的母亲心梦夫人曾是天耀第一才女。王妃本人深得心梦夫人的真传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只是毁容后就不曾在人前现身。王妃说她的医术是跟心梦夫人学的，至于心梦夫人的来历，却完全查不到。”石虎也没想到东方宁心不仅会医术，而且手法还相当高明。

“有才无貌，能屈能伸，可惜错为女儿身。”雪天傲淡淡地说着，同时想道：这个东方宁心，是不是可以成为他的助力或者棋子？

“王爷，王妃她……”石虎本想替东方宁心说几句好话，可是一看到雪天傲沉着脸，他就不敢多言。

“好了，继续盯着她，看她的目的是什么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你先出去。”

“是，王爷。”

次日，将最后一根金针抽出，东方宁心这才松了口气：“终于好了。”

擦掉额头上的汗水，东方宁心起身净手后，才回来帮雪天傲穿好衣服。她知道雪天傲有洁癖，容不得一点儿脏。

“如果可以，我多么希望你永远保持这个样子，睡着的你比醒来的你容易亲近多了。”

东方宁心小心翼翼地帮他穿好衣服，又将衣服上的褶子抚平，然后站在床边看着他苦笑，

“雪天傲，醒来后你会怎么处置我？”

她还是要回到马厩去吗？轻轻抚着自己的左脸，泪无声地落下……

“王爷？”东方宁心一走，石虎便进来了。

“去找秦羽风，让他去给天池老人下帖子，告诉他我要与他赌琴，赌注是绝世名琴龙吟。”雪天傲虽然无法起身，但坐在床上的他依旧霸气逼人。

“是，王爷。”石虎毫不犹豫地执行命令去了，他相信王爷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。

天池老人手中有他们想要的解药，既然暗的不行，那就来明的。天池老人视琴如命、琴艺高超，一生无败绩。这次雪天傲以绝世名琴龙吟为饵，想来天池老人定会答应。

想到这里，石虎不得不佩服他们王爷的冷静与睿智，不管局面有多不利，王爷总能扭转局势，化危机为转机。

“把东方宁心叫来，本王有事要和她谈。”谈一个小小的交易，事关东方宁心未来的命运，他相信东方宁心不会拒绝。

当东方宁心听到石虎说雪天傲要见她时，心中有些惶恐。她知道将毒逼至双腿的做法治标不治本，可在找不到解药的情况下，她别无选择。

“王爷。”对上雪天傲冰冷的眸光，东方宁心胆怯了，恭敬地跪在地上。

雪天傲坐在床上，冷冷地看着东方宁心。大婚至今已过三个月，他都快忘了他还有一个妻子，不料这次中毒却让他们再次碰面，并且让他挖掘到了她藏在丑陋容颜下的一丝价值。既然如此，那他就好好利用利用。

“东方宁心，你毁了本王的腿。”雪天傲的语气平静得不像在说自己的事，可就是这样，他才可怕。

“宁心知罪，请王爷责罚。”东方宁心暗暗叫苦：明知道这个男人不可理喻，还奢望他能看在救命之恩的分上让自己有个平静的生活，真是天真！

“既然如此，你就得承担毁了本王双腿的代价。”话音未落，一股强劲的力道朝东方宁心袭去。东方宁心躲避不及，被撞得肺腑生痛、喉咙腥甜。

“谢王爷不杀之恩。”早就知道雪天傲的为人，东方宁心并不愤怒，只觉得悲凉。

“你该庆幸本王不屑和一个女人计较，不然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”居然敢趁他昏迷不醒戳他的脸，东方宁心简直是活腻了。

“是，王爷的大恩，宁心没齿难忘。”虽然吐了一大口血，但是东方宁心知道，雪天傲出手并不重，因为她的肋骨没被撞断，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东方宁心挣扎着爬了起来，摇摇晃晃地站好，从容地望着眼前这个蛮横无情的男人。

她不后悔救醒这个男人，因为他死了，雪亲王府的人也不会放过她。她不是在救雪天傲，而是在救她自己。

“听说你自幼聪慧，一目十行，琴棋书画无一不精，尤其是写得一手好字，而且可以双

手成书。本王现在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——七日后本王将在府上举行一场琴艺比试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必须要赢。如果你输了……”雪天傲眼神冷冽、杀意毕现，“如果你输了，本王就毁了你这双手！”

东方宁心一颤，强自冷静地应道：“宁心一定不会令王爷失望。”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东方宁心想哭却哭不出来。这双手，从原本的细腻变得粗糙，从原本的柔软变得僵硬，现在还能弹琴吗？

冷冷地扫过东方宁心的双手，雪天傲很清楚东方宁心这双手有多粗糙、有多不适合弹琴，可这些都不是他需要考虑的。

“东方宁心，你还有七天的时间可以准备。这七天，本王会让王府上下配合你，你应该明白本王对你的期待。”

“宁心明白。”东方宁心深吸了口气，压下心中的不满。

“下去吧，本王不想看到你这张脸。”伤人的话脱口而出，雪天傲并非故意，只是出于习惯罢了。

“是。”东方宁心挺直背脊，含泪走出了雪天傲的房间。

七天，只有七天的时间，东方宁心看着自己僵硬的手，原本以为这双手再也没有机会弹琴了，可偏偏这个时候她不得不弹。

有雪天傲的命令，东方宁心搬回了原本是新房的院落，在陪嫁的物品中取出母亲留给她的名琴冰清，轻轻地抚着……

七天之内，她必须让自己的双手恢复柔软，可这谈何容易？

为了让双手尽快恢复如初，东方宁心天天用药水泡手，即使夜里也是涂抹着药膏入睡，甚至用了对手有害的禁药。

七天，她只有七天的时间，她没有选择。

第四天，就在东方宁心以为雪天傲不会过问她怎么做时，石虎来了，手里捧着一把不逊色于冰清的好琴。

“王妃，这是王爷给您准备的凤鸣。”凤鸣，皇室珍藏的名琴，据说只有在册封皇后时，才会让皇后弹奏此琴，要是皇后琴艺高超，可以引来凤凰。

“多谢，我有琴。”东方宁心没有收下石虎送来的琴。凤鸣也许比她的冰清更好，可她不用习惯，而且她根本就不是皇后的命，凤鸣在她手上发挥不出效果。

石虎不懂琴，他只管完成王爷交代的任务。将凤鸣放下，石虎说道：“王妃，三天后比试的曲目是《情心》，王爷让我来问问王妃，可有什么需要的？”

“竟然是《情心》？”东方宁心愕然问道。因为《情心》这首曲子极长，共有六十七本曲谱，需要弹上三天三夜才能完成，所以很少有人拿它来进行比试。

据说《情心》为一女子所作，所表达的就是这女子与她心上人从相识、相知、相爱、相许到相离的心境，虽然是一首很简单的曲子，感情却极为复杂。

“是的，正是《情心》。”石虎答道。

“知道了，我会做好准备的。”其实《情心》是她的母亲创作的，而她则是听着《情心》长大的，所以这场比试，她有九成的把握不会输，只不过想赢的话，就得付出惨烈的代价。

石虎将琴放下，立刻回去复命：“王爷，王妃听到比试的曲子是《情心》时有些吃惊。”

雪天傲听到石虎的汇报，只是点了个头，便让石虎退下。他很期待东方宁心三天后的比试，也许真如他所查到的那样——《情心》由东方宁心的母亲所作，而东方宁心极有可能就是她母亲与琴谱中那个男子的女儿。

东方宁心本来还担心没有时间练习，可她一听到比赛的曲子是《情心》，就没有了练琴的打算。一是她对《情心》已经熟到可以闭着眼睛弹奏的程度；二是《情心》比的是手力而不是技巧，她需要的不是练琴而是保存体力，尽量比对手弹得更长久。

FENG HUANG CUO

第二章

一曲《情心》伤了谁的心

三天时间一晃即逝，比试的日子到了，东方宁心抱着冰清琴，在下人的带领下来到琴房，对着高居首位、一身黑袍的雪天傲优雅地行了个礼：“拜见王爷。”

今天，东方宁心的长发随意地拢在脑后，额前的碎发恰好遮住有伤疤的半边脸颊，绝色的右脸露在外面，她怀抱古琴，白衣翩翩，让人有种仙子降临的感觉。

可惜雪天傲见过东方宁心的全貌，根本不为眼前这美貌的假象所动，冷硬地说道：“坐！”

“谢王爷。”东方宁心一入座，就听到下人高声禀道：“天池老人到，秦堡主到——”

说话间，只见一须发皆白的老者和一青衣俊朗的公子联袂走了进来。白发老人精神矍铄、脚步稳健、气质文雅，手捧一把古琴，颇有几分隐世仙翁的气度。

青衣男子身形修长，双眼大而有神，面上一一直带着笑，看上去十分亲切，极易让人心生好感。

“天傲，这位就是天池老人。”青衣男子正是秦羿风，他是秦家堡堡主，也是雪天傲的好友兼盟友。

“天池老人。”雪天傲端坐在原位没有起身，只淡淡地颌首，算是打了个招呼。依他的身份，这么做已经足够了。

秦羿风接着介绍道：“天池老人，这位就是雪天傲，天耀王朝的雪亲王。”

“雪亲王。”天池老人亦是神色冷漠，毫不畏惧。像他这样的世外高人，根本不屑于同皇室之人打交道。若非雪天傲以他渴望已久的龙吟琴为饵，又有秦羿风牵线，他根本不会来雪亲王府比琴。

他选择《情心》作为比试的曲目，本来就是故意刁难。毕竟这世间有《情心》全谱的人不多，就是他天池，也只是弹熟了三分之二的琴谱。当然，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点是《情心》全曲极长，要三天三夜才能弹完，而没有人可以连续弹上三天三夜不停歇。

“天池老人客气了，请坐。”

“王爷不用客气，还是直接比琴吧，老夫没空寒暄。”天池老人一脸倨傲地说。

在琴道上，他有本钱倨傲。

雪天傲倒也不恼，淡淡地应了一声，便看向东方宁心。不需要雪天做多言，东方宁心站起身来，朝天池老人微微欠身：“东方宁心，所用之琴——冰清。”

很简单的介绍，但这介绍却让秦羿风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，而这一看，秦羿风就愣了。好美！

面前的女子一身白衣，圣洁而高贵，从容而优雅，淡漠的神情如流云般缥缈、如月华般清冷。秦羿风不禁皱了皱眉，传闻不是说东方宁心很丑吗？若这样也叫丑，那世间还有美丽的女子吗？

可是当秦羿风看到东方宁心受伤的左脸，就明白传闻不假——真是可惜了一个美人！

秦羿风看到了东方宁心的长相，天池老人自然也看到了，只是他的眼中只有琴，东方宁心是美是丑与他一点儿关系也没有。

“天池老人，所用之琴——焦尾。”说到自己的琴，天池老人颇有几分得意与炫耀，如同小孩子一般，眼中隐隐流露出想要人夸奖的渴望。

东方宁心能看出来这个老人是真的爱琴，不过她没兴趣夸人。夸了天池老人的琴，他就会放弃这场比赛吗？显然不可能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浪费口舌？天池老人那把琴，就是她不夸，也是名琴。

“天池老人，请。”东方宁心指了指不远处的琴台，客客气气地说。

天池老人大大方方地坐在琴台上，东方宁心随后跟了过去，焚香净手后优雅地落座。

“开始吧。”雪天傲冰冷的嗓音在琴室显得特别响亮，东方宁心看了他一眼，不禁脸色一白——她在雪天傲的眼中看到了警告，这场比试非赢不可！

苦笑一声，东方宁心避开雪天傲的眼神，对着天池老人轻轻颌首，便开始拨弄琴弦。

她会赢的，她一定会赢！

琴音袅袅，清脆悦耳，东方宁心和天池老人是第一次碰面，两人同时弹奏同一首曲子，却不见一丝争锋较量之意，只有说不出的融洽与和谐。

随着琴声响起，众人似乎看到一个美丽多才的女子与一个优秀英俊的少年，如何相识、相处、相爱……

初相识，两人情心萌动，悄悄爱慕对方而不自知。

继而相处，两人契合无比，不需要言语，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，就能知道对方在想什么。

相爱后，两人手牵手，行万里，看日出，观云海，爱得浓烈，爱得痴狂……

东方宁心静静地弹着，回忆着娘亲弹这首曲子给她听时的场景。双眼微闭，嘴角带笑，这一刻，东方宁心陷入了自己的琴音中。

认真的女子最美丽，此时的东方宁心无疑是美的，哪怕有半张被烈火灼毁的脸，也不减半分风采，美得让人不敢直视，又忍不住想多看她一眼。

此时，不仅仅是秦羿风，就连从来不正眼看她的雪天傲，也无法忽视她的美；哪怕是作为对手的天池老人，眼中也只有欣赏与赞叹。